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十七期 Issue No. 17
(總第一〇一期) (Original Issue No. 101)二〇〇八年八月
August, 2008電話 Tel: (852) 2609-6705 傳真 Fax: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theology@cuhk.edu.hk
網址 Website: www.cuhk.edu.hk/theology/

上主在哪裏 還是上主以什麼形態出現？

龔立人

本院副教授

面對人生逆境，我們常聽見有信徒分享，說上主如何幫助他們克服困難，化險為夷。這些見證可能都是真實的，但當這些成功見證主導整個基督徒生活時，上主漸漸被塑造為一位逢凶化吉的上主。然而，現實經驗卻衝擊着這位大能、仁愛、為人着想和聽禱告的上主。南京大屠殺時，上主在哪裏？最近的四川地震和緬甸風災，上主在哪裏？上主是否聽見無辜者的呼聲，是否看見他們的眼淚？若聽見和看見，為何上主不阻止？

臨在的上主

自上主創造宇宙，祂與宇宙的命運就緊扣起來。這不是說，上主不可以獨立於宇宙而存在，而是說上主不可能不受到宇宙對祂的影響，反之亦然。若上主一直都與我們的命運緊扣，「上主在哪裏」這問題就不是問題，反而「上主以什麼形態或方式與我們一起」才是問題。從耶穌基督身上，我們認識上主透過不顯眼的方式參與人類歷史。例如，不論對上主或人類來說，聖子的道成肉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奇怪的是，上主卻沒有選擇以榮耀和高貴的方式誕生，反而選擇用一個不起眼的方式誕生。在傳道的日子，耶穌基督多次拒絕被群眾擁戴，反而選擇與貧窮人為伍，過着普通人的生活。又當他的復活是宣告邪惡和死亡權勢的敗落時，他卻首先選擇向女人顯現，而女人的見證在當時社會是不被接受的。耶穌基督是上主的啟示，而在耶穌基督裏，我們認識上主的臨在是以不顯眼形式出現。這不關乎上主要跟我們捉迷藏，而是上主並非按我們對祂的期望向我們啟示祂自己。事實上，上主越明顯參與歷史，人的自由就越容易被窒息。這是上主的顧忌，也是對人的自由的尊重。說回來，上主啟示的不顯眼充分反映在馬丁路德的十架神學上。一方面，十架神學挑戰一切以為上主必是大能大力的假設，反而祂是一位受苦的主（稍後解釋）。另一方面，痛苦和失敗不是最後的命運，因為復活使十架成為對抗盼望的盼望（hope against hope）。雖然上主的啟示是隱藏或不明顯，但祂並非缺席。

上主與宇宙的緊扣並不代表我們的世界只是上主落實祂計劃的場景，反而是上主與人共同合作和努力的地方。當然，歷史也是上主與人有嚴重衝突的地方。再加上上主對人自由之尊重，歷史就更充滿含混性。然而，很多基督徒卻持着上主是歷史的主之信念，自覺地以為他們對歷史的理解有優勢，比眾人看得更清楚。例子，二零零三年「沙士」(SARS)期間，有信徒解釋這是上主對當時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向車公拜祭的審判；又二零零四年南亞海嘯，有信徒解釋這是上主對異教的審判。在此，我無意評論這種天譴論，但若歷史本身充滿含混的話，歷史的意義就只可以在終末才知曉。認識歷史的含混性使我們更需要學習面對悲劇的能力，而不只是需要克服悲劇的能力。

基於以上理解，我要承認我不肯定上主如何阻止不公義和苦難，但我肯定的，祂沒有缺席。歷史的含混也反映出上主在歷史中的含混。縱使歷史充滿不公義和悲劇，但這沒有消滅上主的救恩與恩典。上主以不顯眼的方式繼續參與歷史，按祂的自由回應人的禱告。然而，對某些人來說，這位上主太缺乏吸引力了，因為我們需要一位有能力改變的上主。因此，我們就被誘惑將一個本來形容上主大能(almighty)的形容詞轉為名詞，變成無所不能(omnipotence)。¹但這位無所不能的上主是否就能成功吸引眾人歸向？還是這對上主的理解只是一種對權力的崇拜？以下，讓我進一步說明這位不顯眼的上主。

受苦的上主

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他呼喊「我的上主，我的上主，為甚麼離棄我？」(可15:34)在十字架上，耶穌所反映出來的上主與我們所認識創造天地和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主有很大的距離，因為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位受苦和無助的上主。除非我們不接受耶穌是上主啟示，我們就沒有理由接受一位不行神蹟的上主仍可救贖我們的事實。事實上，耶穌的死不但使世界與上主和好(林後5:18)，更讓我們可以明白上主對萬物的愛。(約3:16；羅5:8)上主的愛與救贖不是以大能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以接近苦難者和受害者，並與他們同在的方式表現。又當閱讀馬太福音第廿五章有關山羊和綿羊的比喻時，我們發現耶穌繼續選擇以受苦者，並以與受苦者和受害者同在的身分出現。這是我們的上主。怪不得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說：

上主讓祂自己被推在世界以外，並被釘在十字架上。祂在世上是軟弱和無助。正是這方法，唯一的方法，祂與我們一起和幫助我們……唯有受苦的上主才能幫助。²

這是對權力崇拜的人不會明白的道理。

雖然將上主與受苦、無助和脆弱等等拉上關係可以帶出上主的同在與親近性，但這總避不開在形而上層面對上主的討論。正因如此，不是所有神學家都願意說出受苦的上主。然而，對上主的理解不是神學家們的專利。究竟貧窮者和受害者如何理解上主？坦白說，他們大多數會傾向嚮往一位與他們不同(不是貧窮和受害)，可以幫助他們的上主。這也是我在患病時對這樣一位上主的嚮往。用神學的術語，我們嚮往的上主是他者(alterity)。弔詭的是，若上主的他者是針對與我們的不同(例如，軟弱、受苦和患病)之形態出現的話，上主的他者只不過是從屬於我們的他者，不是自由的他者，因為上主不被容許是受苦的。在耶穌的啟示裏，我們要接受上主的奧秘，就是上主的他者(alterity)(與我們不同)和上主的相近(affinity)(與我們同在)。

¹ Jan M. Lochman, *The Faith We Confess* (Edinburgh: T&T Clark, 1985), pp.52-57.

² D.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pp.360-361.

以上的討論沒有說出天災和苦難的意義，反而我卻暗示上主也是天災的受害者。這跟傳統對天災與上主關係的解釋很不一樣。例如，愛任紐（Irenaeus）認為上主藉苦難使人成長；奧古斯丁（Augustine）認為邪惡是人錯誤運用自由意志的結果；亞奎拿（Aquinas）認為魔鬼要為天災負上責任等等。明顯地，我的解釋傾向上主絕不是旁觀者，反而自上主創造宇宙之後，祂投入宇宙，受宇宙影響，甚至因此受限。雖是如此，但復活的耶穌讓我們知道愛與盼望最終會為世界帶來真正的改變。

踐行神義論

以上對上主在人類歷史中角色的討論如何回應當下人類面對生活的悲劇？這是一切神義論皆要回答的問題。在此，我提出一種踐行神義論（praxis theodicy）。它的重點不在於解釋，而在於對無奈與無助的改變。

第一，若救恩歷史與人類歷史是同一個歷史，我們要小心避免將上主（或基督教）變為人民的鴉片。意即，我們需要誠實地面對天災。換句話說，不要以天災為名，掩蓋人類的歷史責任。³ 以四川地震為例，地震固然是天災，但「豆腐渣」學校使學校抵不住地震，立即倒塌，造成嚴重傷亡。這歷史責任不可以輕輕抹去。同樣，緬甸的風災是天災，但軍政府緩慢的行動和阻止外國救援的做法使傷亡人數加增。這比天災更無情。天災要求我們堅持公義。

第二，我們不需要為上主辯護（例如，上主的旨意比我們高），反而應讓人可以對他們所承受的苦難表達其憤怒和失望。憤怒包括對人的作為，也包括對上主沒有回應。當看見有政府官員禁止人民的投訴和教會教義對信徒對上主憤怒的壓抑時，這是對受苦者和受害者另一場壓迫。

第三，不論上主是否有能力克服苦難或改變當下的悲劇，上主有能力去孕育人類的盼望和行為。我們知道不是所有生命都可以成為盼望，但在耶穌的生命，就是因愛而接受十架是有盼望。重建就是對盼望的踐行。然而，重建不只是使倒塌的站起來，更有重新建造的意思。所以，我們需要願意去重建。如今，當看見受害者開始播種耕田、賑災者（包括教會）的投入和關心、政府的積極合作等等使我們知道盼望沒有因苦難而失去，反而成為改變苦難的力量。

最後，受害者的經歷不必因重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慰。兒女真的死了，父母真的不在了。痛苦回憶將成為他們人生的一部份。如何從回憶得著釋放、如何不讓悲劇主導他們的整個人生等等成為受害者需要面對的課題。⁴ 踐行神義論所要表達的同在，並由此而產生吸納悲劇的群體（教會）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總結

本文對神義論的討論沒有嘗試解釋為何上主不做一些事去改變悲劇，反而肯定上主是在我們當中。然而，上主的臨在卻以一種不顯眼和軟弱的方式出現，甚至成為受害者之一。在這樣理解下，踐行神義論的重點不在於解釋，而在於對絕望的改變，就是誠實面對悲劇的歷史性、盼望的孕育和面對悲劇的勇氣等等。

³ J. Sobrino, *Where is God? Earthquake, Terrorism, Barbarity and Hope* (Maryknoll, NY: Orbis, 2004), pp.15-18.

⁴ Johannes Baptist Metz,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New York: Seabury, 1980).